

兩

朝

從

信

錄

兩朝從信錄卷之三

秀水 沈國元述

十月甲辰

泰昌元年

疏中有當
有不當可
見論事之
難而論人
尤難

刑科魏應嘉會議疏曰臣忝列諸臣之後臣聞見有詢及
遼東經略熊廷弼應代與否者衆皆曰廷弼應代無疑有
語及廷弼之功罪者臣因曰廷弼之經略遼東也雖支撑
一年但虜不來耳看近日倉皇殺撫隱匿不報不敢謂之
無罪則不敢謂之有功臣似有仇于廷弼而臣不然也
國家爲奴僕逆天犯順經營二年有餘而廷弼受命專征
亦一年有餘此邊疆何等事

用刑大利
不爲無罪

募亦不來，來亦逃去，皆有做枉殺之懼耳。此臣爲

皇上之兵計也，非仇廷弼也。以餉言之，一悶悲耳，盡天下之陸者水者，輸者輓者，無不受盡苦楚除

先帝所發二百萬外，一年之外，已用過餉銀八百餘萬兩矣，猶曰餉不足也。倘如是遷延，必爲數幾八百萬而後成

行勢有難
易與二夫

有是遠不

所執常而

功耶。夫一緝一粟皆以供軍。廷弼何私焉。但謂其如許之兵餉而空靡費于日用。不見料敵出奇。有尺寸之效。即傾東海之水爲糧。恐亦不足。不謂之坐靡糧餉不可此。臣爲我

皇上之倘計也。非徒延弼也。以軍資言之。年來買馬幾傾府庫。向兵部委一萬有零。有孚捐數十萬金錢。將所買馬匹。不得不其一用。此固委託非人。有孚不臣。所當從重究處。然皆以之供遣。而徒見日削日匱。如以次入犯。則報殺官馬。幾十匹。殺奪極多。報數極少。即今添奉奴兵至城下。據經臣所報殺奪馬匹又近六百矣。果真六百耶。抑尚不止此。

耶、草料徒費、馬又殺傷、有兵無馬、何以應敵、即如前數十萬金之火藥付之一炬、廷弼曰、何等嚴明、竟不奏何人看守、何人失火、有無細作、暗入潛燒、乃混言天火、一筆了事、此等模糊在他官他處、已不待查、申奏報、而先督尚方之飭矣、至其殺人如戲、不殊屑、該鎮共痛舉朝共知、何待臣言、此臣爲

皇上之士馬軍資計也、非俛廷弼也、以村屯言之、自廷弼受事以來、試問保得幾處村屯否、禁得幾處殺據否、花嶺王大人等處之殺據、御史陳王廷機一指點實據、即欲剴刃寘胸、若曰、此邊疆常事、顧經略一年有餘、不能遠其哨

探堵其殺擄而以爲常乎有樹無皮何以爲樹科

臣楊璉

不言之乎村屯皆遼之上地殺擄皆遼之人民以盡地嬰城如滌如奉曰此爲遼彼非遼也而可乎血劙流離如此而廷弼猶曰半個遼陽亡而復存木無東閭之失何有桑榆之收不知其清撫閒鐵之間所存何地所復何城何以謝三韓父老子弟而忍聞其野哭此臣爲

皇上之村屯人民計也非仇廷弼也以道將言之道臣高出等皆係斟酌其才望以應遼急者總兵李懷信等皆係名將而又爲廷弼所取者乃于道臣一言不聽大將罵之如奴人人鬱憤氣滿胸膛而約結鄉聚都求解脫只有告

病求去一路如李懷信不勝其挫辱決意病聞其入關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此真病歎抑萬不得已而然耶懷信在余卽當立召至京以應遠急至于道臣多有洋洋焉書及于朋友而不敢公言如此失人心雖令良平入幕頗牧乘銳亦無成事廷弼固自知之何必問曰某道某將也不見監軍御史令走角門在御史固爲自失其體而在廷弼何以憚然冥行乎此臣爲

皇上之人朴計也非仇廷弼也且今日非獨無仇于廷弼而且有以相成者焉據廷弼高言雄氣自比何下伊呂但取漢臣諸葛亮卽以方廷弼何居始而泄泄自用以封拜

自以爲是
病後從后
輕帶未然
有愛謗不
及可相以
有用之才
有越與無
月同

爲唾手不能開誠布公集思廣益以盡群下之情繼而戀
戀首丘以敗局遺後人不能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以畢公
忠之義在今日爲廷弼計亦惟有曰不效則治臣之罪以
告

先帝之靈如亮之所以自處者街亭一敗削官自贖廷弼
獨不聞乎則繖 尚方之劔鑄侍郎之秩身伏斧鉞惟恩
惟威聽之

皇上是以報

先帝而忠

皇上之職分也即愛廷弼者日廷弼一年之間原有功可

紀則亦令廷弼自陳其功以贖其罪毋徒曰

國家負我舉朝負我而我未嘗負朝廷如與友人之書也如此庶幾後之經略遠東者有所懲勸感發爲

皇上愛惜封疆不致爲之以圖一去以甘再悞耳臣言官

也有所畏而不敢言有所隱忍而不盡言有所觀望避忌

巧爲今日之緘默妄計後日之營脫而不明與

皇上言之天下聽之皆非臣職也非臣心也是以博採公論俯竭愚誠盡言不欺仰達

聖聽恃有

皇上天地之公日月之明在臣何惜區區之怨口哉

經略熊廷弼與黃本兵書

書曰：「見老先生辨揚掌科疏，謂以積桂之勢，當方張之勢，及經臣以寬政而寘本兵于湖濱，老先生之導推一悞字也。雖然，不悞有不悞之累贓，在姑舉一以相質。記去年十一月有詔調延桂有兵出關一曉，內旨兵部尚書黃嘉善等不肯爲皇上獨當大村屯時，即教丁汝夔等故事，盡譏諸臣，亦何補于成敗之數。蓋責老先生之報也。今年正月有明旨擢兵僉最中等處應如故疏請。」旨考按兵部內

有仍乞天語叮囑，極臣曰：「前三路失師之後，實為坐待兵出關，張揚聲勢，賊必不敢入犯。罷兵則邊防無聲，漠然不應，既已被賊窺破，連盼重振，始不無算運事。若此番調遣，仍不如數，不依限致有失時，所詳俱矣。」有

一祖宗朝處治本兵之法，在蓋又責老先生之悞也。夫各邊巡撫仰賴息于中樞，苟非老先生悞事至極，誰敢輕引丁公事例相加，而覽疏捐心亦可以思矣。若大圖外之，自有不佞調度，豈老先生所能制。但從未經警節制諸鎮，一應兵馬錢糧，將調發如意。今獨節制河西、留

幕班兵馬萬數千人應往河東者亦不便調而至山海關以內即不能有一步會以節制事屢求老先生是又不以實應惟之急又喇叭口角日不能開外之事實爲老先生制實由老先生操有好兵將好器械委手應用自至今日而猶得至有今日之光景者臣何敢多遯不然而老先生之冥于額罰久矣憲道三路之罪賜逾歲之矣不經臣是德而反弄機詐擅人以自節豈老先生之提事被劾因不俊而始有明旨所謂及于寬政者謂某人原應嚴譴而姑從齒數之謂也不俊之罪安在而某人寃謫近日本部差來叢李萬主政身親日學老先生用悞人事又暮年僥幸入僚出而憲意求寬爲也布王太保璽在途中而後輒都得立功于關外不俊之過老先生命

老先生何言哉

罷兵部尚書黃嘉善以刑部尚書黃克難暫署本兵并協理戎政仍命作速會推

初三日丙午莖

新后

神宗顯皇帝孝端顯皇后奉命題主輔臣方從哲回奏曰

初二日恭詣天壽山

定陵時即請

梓宮同至

獻殿臣隨供事諸臣朝夕行禮如儀至初三日午時

梓宮先後俱進

皇堂臣與奠獻監禮各官同入周祝百凡安妥至申時掩

玄宮後恭題

神主訖惟時天氣開明六合清朗人事謹悉天心欵靈大典告成羣情歡暢

皇上至孝可以竭盡于一時而

皇后明靈行將永安于萬年矣至于相擇吉地

臣于初四

日偕內外諸臣俟拱宸黃克纘等閱歷數處其潭峪嶺形

龍山二處諸臣皆以爲未佳至皇山二嶺則衆口一詞以

爲天造吉壤自

長陵外當不多得但事體重大不厭詳慎輔臣劉一燝與
侯拱宸等欲于次日再行覆視俟有成議然后奏聞

先是擇于九月二十八日發引大學士方從哲題主禮
部蘇如游監禮御馬太監王達忠掩土至安葬成復命

五日戊申武選主事賀萬祚言遼事宜恤瀋人開屯田用
餉以供行間簡汰以清兵食一時稱爲救時名策

遼東經略熊廷弼旣數疏陳列而臺臣馮三元、張修德科
臣魏應嘉謂其硬口偏辯復交章駁之有欲罪以靡耗失
事者有欲罪以托病脫卸者有欲罪以捏造逆榜者于是
廷弼又有行勘尙屬虛文之疏

上曰科道魏應嘉馮三元、張修德與經略熊廷弼屢次互
相奏擾若不速勘無以明罪就着魏應嘉等前往遼鎮會
同彼處撫按勘明從實具奏

以巡撫袁應泰經略遼東

刑部主事董繼周上言海運募兵之效請擗遼左時皆壯
之

十一日甲寅敗曾于灰山

科臣楊漣勘事勿遣言官疏曰

臣惟

祖宗設立科道等官、凡外內大小各衙門事體、許得風聞糾劾、或有議論未定、事在彼中、難以懸斷、時一行勘、要于事祈核實、以服彼言者之心、夫亦就各該地方撫按官勘報、或另差官公同會勘、此從來一定之體、未有即以言事之官、勘所言之事者、頃臣接得遼東經略熊乞勅原參科道來遼速勘以清朝議事一本奉

聖旨

云

欽此

臣

等不勝駭異此

在閣臣當日票擬之意

或曰遼東之事、即勘以言遼事之人、則功罪不更人而議

一可以服舊經臣之心、一可以息更爭駁之口、不知勸者
即言者就令勘得逼真。心誰肯服所勘之人與所言之人。
畢竟各不相下反滋多口成何政體況目者奴齒恃彊挾
衆逼處撫順奉集地方舊經略意氣已頑折經臣經營未
定乘暇抵隙儘有可乘若突遣科道三人往勘道將之
精神耳目不無又多照應驚亂一番中間恐有不便斯時
也臣謂熊廷弼之功罪爲小而封疆之關係爲大故聽勘
既奉

明旨在舊經臣以被言離任之人祇宜虛俟滿朝公論靜

聽

皇上處分不必紛紛角口。在閣部大臣但一面責成新經臣以全付精神。繫代舊經臣圖破虜無存誰先誰後之心。一面督推遼東新按臣張銓前來監督着令平心細心勘明公案。無開繼至之口。無留不結之局。其科道三人往勘具奏成命力請收回無傷從來論事勘事大體致啟後來交爭纏端期于遠事國體均有攸賴不然使風聞言事之人即作原事勘問之人無論道路之往來各該職掌之躬閣而建言者與被言者相駁而終不降心以從議論日索葛藤不已或煩。

明主之聽覽而漸開言路之睽疑誰執其咎。閹臣即不自

列傳公勸
不務之正論也

愛絲論職掌其于封疆社稷何哉事關國體臣等不豫不言仰祈

聖明裁察

御史吳應琦勘官必須另遣疏曰慨自奴酋匪姦三韓敗衄

皇上聰焉東顧特起經略熊廷弼于田間秩以司馬賜以尚方賚以金幣誠不次之擢而希世之榮也爲廷弼者上之開誠布公除寃雪耻以恢復

祖宗之封疆次之株馬誓師用間設伏而以保全中國之赤子又次之而以鞠躬盡瘁認罪引慝以仰聽

做上處下
雜錄于稿
天

朝廷之斧鉞。豈非分義所宜然哉。無奈其志大而量小。才短而計疎。內而司農司馬柳榆之若傀儡。外而監軍道將叱咤之若奴隸。致令中外解體。將士離心。狡齒因而窺竊。肆無忌憚。小入小利。大入大利。殺掠村屯。長驅疾捲。人畜一空。疆宇日蹙。兵力日殫。於是舉朝臣工相對蹙額。憂結局之無日。恐一穴之潰堤。而科臣魏應嘉臺臣馮三元張修德相繼具本狀之。非俛廷弼也。正所以爲封疆而忠于陛下之職分也。不意廷弼盛氣未除。毒手隨發。遂請三臣往勘奉。

聖旨

云

欽此。夫廷弼用師經年。付託不效。其城堡之修

理兵馬之強弱，錢糧之虛耗，與夫地方殺擄之多寡，非行
速勘，無以明罪，均如

聖旨就着魏應嘉等前往行勘，終竟未便者。臣等謹爲
皇上陳之。大凡兩道具陳，必取裁于主者。今三臣往勘，必
謂以先入成丈致終無以服

朝廷之心，一不便也。邊情欺隱，積弊已久，所憚者勘耳。若
三臣往勘，猶復以文致開展辦，則將來敗壞邊事者益何
所顧忌乎？二不便也。風聞言事，科道職掌，即指斥官闈，亦
未嘗勘究虛實。今言及遠事，便擅扯借往，則後有掩敗爲
功，指鹿爲馬者誰肯復爲摘發乎？三不便也。竊謂此一役

家失精功
第未言悉
漢舊傳本
原任事

集部詩約分長流歌之風

也。勘之而實罪屬欺隱。廷弼自當其辜。即勘之而不實事屬風聞。三臣亦不任其咎。應嘉等業已欣然願往。但今科道之中。饒有風力者。自不乏人。各舉其一。單車過往。即可了此一段公案。若必遣此三臣。是喪言官之氣而生奸雄之心矣。于

皇上公平之政體。新參協贊之嘉猷。不無少有累耳。臣等共爲是慮。合詞以請。伏乞

聖慈收回成命。速下部院公舉風力科道二員。前往遼東地方。將魏應嘉等與廷弼屢次所疏事情會同。彼中撫按一一查明確從實具奏。以正廷弼欺隱之罪。其魏應嘉等。

開明之定
河牘新朝
之色尤鮮
名取

仍各照舊供職庶言官益殫忠猷而邊臣共加震惧矣

山東道御史鄭宗周亟等兵食疏

臣

聞伯夷謨曰儆戒無

虞固闕法度蓋衆人一時之安聖人之慮遠必規萬世之計未有祖宗法度不修而可以貽經久無窮之利者頃自建奴肆逆遼左垂危衆朝蒿目而憂不足者惟是兵食二字顧以足食言之生財自有大道豈其一意剝民乃那借窮而搜括搜括窮而扣漚後議稅契廣事例青衿可憐當鋪可括一切苟且猥瑣之政秋毫必悉然錙銖之取總不足以供泥沙之用于是今日加漚二十萬明日加漚四十萬又明日加漚一百三十萬焚林鴟澤任海內之凋耗而莫

之憂以此足食可謂有制乎無制乎以足兵言之一方有事誠不妨量爲調遣然就近抽補不惟朝發夕至抑且風氣相習羽書一馳張惶莫措邊兵調矣土兵調矣又爲之檄水兵又爲之募民兵罪并可脫安流可將乃紀律不嚴刑政不立未統兵而先准加銜既失律而猶令招撫倏而議定倏而議出開調者已逃募者未至安家行糧衣甲之需不知費朝廷多少金銀而邊左曾不得一臂之用以此足兵可謂有制乎無制乎太倉一年所入不過三百六七十萬而九邊年例舊餉共該三百八十九萬至于在京文武勲臣俸祿庫局等項復約計四十萬此額外不足之數

山海子

每歲當六十萬何以供之遠。左援兵十八萬計水陸聊饋與本折召買等項歲約用銀五百八十餘萬今加派者僅四百餘萬耳此一百八十萬之急需。胡以應蠢爾小醜驟遍海宇今西虜覩釁而動又胡以禦之。癰已潰而猶不收舟已漏而猶不補泄泄忽忽徒委于莫可奈何束手以聽禍亂之日至興言至此誠可寒心臣愚以爲固救時長策莫若申明

祖制

莫若申明

祖制明，不見有加派之苦而財自裕。不見有召募之煩而兵自強。夫京營兵一國初四十餘萬，嘉靖時尚二十餘萬。

今何止十三萬也。即以十二萬論，果皆投石超距，堪備戰
守之用者乎？鼓譟偏多餘勇，荷戈不勝恇怯，乃掛名虛冒
占役，賣閑又復過半，兵不可用，與無兵同。即京營而邊鎮
可知也。遺兵原額九萬六百餘，今止八萬一千九百零，此
一萬二千七百之兵，何以議減？遼餉自隆慶元年後，原額
十三萬三千九百餘，今加至五十二萬五千六百，此三十
萬一千六百餘餉，何以議增？餉日虛而兵日減，固已不可
爲解。況兵半虛名，餉無實用，言之真可歎息。即一鎮而九
邊又可知也。至于年例日增，如嘉靖十年以前，邊餉共用
六百八十餘萬，至萬曆四十年已後，頓增至四千萬餘，且

引月增，即未易遽言裁損。然以此四千餘萬之餉，盡以養
死士，尚何不可？守則固，戰則強乎？誠使

廟堂之上，毅然獨斷，

在核之舊行之必
祖宗額兵若干，額餉若干，悉遵方策之洪謨，一洗近日之
積蠹，即或事勢難革，不妨量爲調劑。有一兵必有一兵之
用，有一餉必得一餉之兵，解瑟更張，如唐之議復府兵者。

將內順外威，赫然奏中興之業，詎非萬世之利哉？宋趙彥
奉大閱，器甲鮮明，紀律嚴整，十萬之衆，一一小壯。
孝宗
曰：「前此虞允文行揀汰之法，諸軍皆無老弱，乃見成效。倘
今日乘餉能力行虞允文之議，就各兵兒，在錢糧簡各兵。」

士馬汰其老弱，虛胃必清淨，浮費必減。內而司農司馬極力主持，外而督撫道將加意洗刷。偶有不足，當亟復屯鹽之法，嚴行鼓鑄之條。苟可濟于

國家不必避乎勞怨，而又欲以小民剜肉之難，邊軍枵腹之苦，國勢燃眉之急，財用霖肘之艱，誠明告

皇上，慎儉德以懷永圖，稟民苦以固邦本。織造等項可停者停之，毋貽負薪之誚。食庫、光祿等項可折者折之，毋蹈割股克腹之譏。愚納謹遇，再三懇請我

皇上英明天縱，超出千古，當未有不轉圜聽之者。因損得益，轉弱爲強，亦今日救時之術也。不然者，玩日愒月，微幸

且夕無事火已焚燎尚未知瓶壘之難支也而任其虛耗
如故明知行伍之日空也而任其頹廢如故徒惜人情固
急

國事點鐵旣苦于無術象人終不可爲兵禍切剝膚一旦
決裂流涕痛哭臣俱不知稅駕矣至若加汎非所以籌邊
召募非所以敵愾臣請爲

皇上直窮其害可乎夫計天下奮戰之士不下八十餘萬
而京民二運與夫年例之費不下數千萬舍見在之兵不
練置見在之餉不清而驅赤子以干戈竭精衛以填海不
知

湧清源耳
鴻臚山熱
伏臨時之
加汎慕召
爲矣

祖宗養兵以來，將安用之，其不可一也。天地生財有數人，情惡死樂生，今正賦尚且逋負而迭徵不厭再三，雖遠餉可以粗完，而久邊必致虧闊，兼以不肖有司政猛如虎，吏胥上下爲奸，雞犬不寧，室家難保，疆圉未必寧謐，而根本先已動搖，其不可二也。節用則雖詘必盈，不節則雖盈必詘，無制之兵不可以勝，今養軍如驕子，而用財若波逝，遼左出入之數竟不可問，河上逍遙之兵莫敢誰何，聞風則棄甲而逃，臨陣則倒戈而授，未弭外患，先釀內憂，其不可三也。邇來天變日新，夷情叵測，戎狄豺狼所在生心，重以兵荒游臻，民窮盜起，潰決之形已見，不戢之禍且深，而尤

不加意撫恤。日事驅迫。恐嗷嗷待斃之民。則逞逞思亂之衆。即急下蠲租之。

詔速罷徵兵之令。其能收旣渙之人心而輓方蹶之天命乎。大夏將顛。噬臍何及其不可四也。夫以祖制之當遵。若彼而加泓召募之貽禍。若此孰利孰害。

陛下奈何狃因循之說。而忘萬世之慮哉。況遠事結局無期。廟筭豈宜再悞。暫行固已不堪。久之必致大亂。臣故

以爲亂遼東者奴酋。而亂天下者則中國實自擾之。非奴酋之能中國難也。雖然信賞必罰。固人主勵世磨鍊之大權。頃黃嘉善雖已去位。然誰掌邦政。而遼東疆土半淪腥。

臚乃不嚴行譴謫尤然廢子慰婦紀綱大壞賞罰倒置不知後之任事者又何以責其効死封疆也若計臣李汝華憂國有心匡時無術揆以陳力就列之義亦當速令自裁以爲因循尸素者之戒至于四郊多壘兵且在額願中外大小諸臣嘗臚臥薪毋狃燕雀之娛而忘胡越之智天下事猶然可爲乎伏乞

皇上勅諭戶兵二部酌議經國長策開誠布公慎毋再襲近日會議虛文徒貽虜馬渡河之笑也。

命行人徵請輔臣葉向高宋國祚史繼脩沈淮何宗彥入閣

十八日辛酉考選科道

大學士方從哲題曰講官六員錢象坤孫承宗周炳謨魏廣微李光先李標正字二員中書馬鍵唐允恭報可。

吏科周朝瑞上言竊惟自古帝王之要無如典學況我皇上以冲齡握神器之重從前圖史未親則今日時習之功毫不可緩舉朝認總然慮之如講期之當早定講官之當慎選與夫進御當以何書開導當遵何法茲蒙聖採隨諭禮臣卜吉則

皇上自今庶從事于學矣故人主非不學之患而收實益之難臣謂學有日講講有日益願

此以下言
君克其難

皇上當自克其難學先立志古人可作今人亦可作日夕乾惕必欲潛心講道追論前王學病厭常今日進講明日又進講難鳴孳孳猶望立見講臣再圖循問學戒自謾講或信心講或未信心寤寐思服務期旁通講義不愧師承以人主之尊下學則講之久惟恐君勞講之直又防君忘而精神不鼓意氣全損奈何喜講官之片晷徇情浮言完事荒如流之歲月貽莫追之悔恨爲耶君克其難而臣不難矣臣有其難亦當因君之克而共克之矣綺語連篇聽之神倦簡易說理明白敷辭反可煥發天聰更可開拓睿識竝能袖裕聖修堂築隔而師道益尊總宜勿令

以下言臣
克其難

君心太苦乃講習尚未終事可窺吾君之微有退志而殆
將罷席乎向前三已費講解可以任吾君之過目即忘而不
一覆考乎惰氣稍乘講期偶輒獨不可尋方振起書且力
爭乎臣克其難而君受其益

君受其益而臣亦予其名願

皇上與日講諸臣交勉焉有如揖讓祇修辭文章句徒飭
耳目君德成毀治道張弛畢竟何如亦大非
先皇帝述玉几屬望諸臣輔

皇上爲堯舜之意臣愛君一念不能無言伏乞

聖明留神省察

吏部接出

聖諭今歲

皇祖考妣

皇考升遐、喪禮相繼、古今未有、昨

山陵襄事

神主升祔太廟、大典告成前

先帝嗣登大寶、繼朕登極、典禮綦重、尚書孫如游以一人獨任艱煩、殞竭忠猷、悉心籌畫、勲庸懋著、勞績可嘉。今特
茲簡任着入閣、與元輔方從哲等、一同辦事、以昭朕眷復
勞臣至意。其該司官着吏部從優紀錄、欵諭。

御史賈繼春、安仲、田珍等奏爲揆席特從傳奉，舉朝太駭聽聞，謹合辭糾駁伏乞

皇上收回成命以杜貪緣以維廉壯臣等接得邸報見吏部接出內旨禮部尚書孫如游同入閣辦事一時大小臣工無不駭異僉謂宰相乃第一等官須得天下第一流人果當輔臣闕員之日要必明付廷推公協輿論而後宣麻有色拜命無慚即其始進之端可望匡扶之效也若孫如游何如人哉彼其龍鍾有年熟軟無骨臣等不忍苛求其生平以傷雅道但就目前兩次會推皆不預名則其無品可知漠然于棄擲之時覩然履宗伯之任則其無耻可知

即日大典勤渠

山陵拮据亦自職分內事非有

先朝從龍之奇遇議禮之偉伐也

皇上覃恩頒賚業已酬待不薄何致以三公爲克賞之具
九重結獨契之知驚天下之耳目輕鈔鉉之名器哉竊恐
不以金旣注而以瓦注之無令會推之典盡吐如游竟從
曲徑以進其亦何面孔踞百僚之上而對天下之士大夫
乎若輔臣者旣從諛

先帝之中旨累累而託之特簡又播弄

皇上之威福黑嘿而忽以傳宣藉令不知是誰票擬藉令

知之，敢爾擅權，目無綱繩之臣，手携骨祿之柄。自此而罪勅斜封，無所底止，亦可爲寒心。昨舌矣，伏惟

皇上收回成命，庶于政本之地清而登庸之典重矣。而禮臣如游寧，忍掃盡廉耻，抹殺清議，徑入黃扉乎？

廿一日，甲子，敗餚撫安。○右通議呂邢耀奏曰：

臣仰見

皇上天姿凝重，睿質安詳，其不世出之姿，真大有爲之

主，且諸臣隨駕，召賚不時，既盡會君相于一堂，自可聯

官府爲一體，超三邁五，夫復何難。臣所慮者，外氣未終，內

難頻仍。

神廟之杯土未乾。

此諱言
寔際在力
行之耳

先聖之烏弓又墮。

太后慈顏具隔

中宮敵體未遂。

皇上獨處深宮。隻形孤影。有懷誰吐。痛痒誰聞。孰爲屬毛離裏之親。孰是推心置腹之輩。溝宮宦豎。有賢而亦有奸。終日顰笑。可窺而亦可借。或探。

皇上微喜微怒之情。而順爲不返之勢。或乘皇上極重之勢。而藏其不可詰之情。我

皇上四顧躊躇。莫之適向。欲用人而不知某人之可用。欲行事而不知某事之可行。欲賞有功。而妒之者或使不在

如此甚易
事有不致
以邪說進

君側欲箚有罪而護之者或爲代文其奸雖未必盡有此謀恐宵小計不出此臣願閣部大臣各合詞以請求皇上將近習所奏之語一一記之于心于召見大臣之時一一咨之于衆披誠以露其隱察色以歛其威察其人之言如此是乎否乎朕欲行此事而一人贊之一人止之止者是乎贊者是乎如父母之間于家主之間奴令其明白條陳大家商確諸大臣受

先帝寄託之隆誰敢顧惜含憤不爲

皇上出力且

皇上業已降志以問大臣自然悉意以陳司票擬者曰

皇上舉何事臣代爲分猷司賞賚者曰

皇上的見何人有功臣代爲旌能

司科員者曰

皇上的見何人有罪臣代爲祛黨如孝子之事父色色留心如誠發之護主件件置辨喜起盛事不讓前人此其責在大臣而使

皇上無孤立之虞者一也臺省自有章奏類皆讞論嘉猷皇上不能一一而披左右豈能條條而解必須講官開譬方可明白無疑但不必褒浮芟不切之講論亦不必引高遠難行之故事擇其或開君德或裨民情或可點輓胥小

之陰謀，或可明。訖乾綱之獨斷，人人可師。事事可行，以俗語常言，闡發粗枝大葉。

皇上聽之不厭其煩，義正詞嚴，諸臣聽之咸有所憚。且每日輪流給事中一員，專管六科章奏，御史一員，專管十三道章奏，講官酌而陳之。

皇上即將每日講筵光景，使科道信筆直書，當日發抄，傳播中外，則出口入耳，既可受益于大廷，虛往實歸，亦可驚心于熟處。他日相業，即在今日講臣之中。今日空言，即可他日見之行事。啓沃盛事，不讓前人，此其責在諸臣，而使皇上無孤立之虞者二也。

皇上不利于左右

皇上聽之必喜，左右聞之必怒，雖至易者亦至難斷之。
皇上雖至難者亦至易行之即是，又何疑哉。臣生長京師，
曾叨諫職，身依日月，心歷丹霄，出位沽名之嫌臣不敢避，
近習側目之禍臣不敢辭，懇乞

皇上採擇施行

戶科張國祥上言

皇上踐祚以來，言路大開，嘉猷日進，保護

聖躬者，忠肝披瀝，不難斥。宮闈之親貴，肅清仕路者，義
憤激昂，不難俟。密勿之大臣，處周邊防者，直發氣舒，不

難摘譖中之長子

聖主虛懷以翕受中外戢志而敬從惟昌言之無諱何至治之不臻臣謹廣其義再申言之則辭佞不可不預防也

相業不可不更新也將略不可不早定也請竟其說自古輔恭君德者惟慎遷左右之爲急有道之世未有不親近忠賢者也失德之朝亦未有不狎溺宵小者也何者彼其地近而情昵上之嬉笑怒罵無所顧忌易開以可乘之隙下之窺伺迎合無所隔絕聲色貨利徇馬吹獵沉湎游觀珍奇玩好一爲所中始而蠱惑君心繼而盜竊國柄覆轍相尋歷歷可按如

武廟初年，夾輔得人，固可與天有爲之資也。惟其寵信劉瑾輩

顧命之大臣逐忠直之司禮逐太阿，例持威福任意濫亂朝綱，汙毒海寓，大盜藉以爲名，神器幾于震動，雖旋就誅，而虧損匪細矣。我

皇上英明天挺，萬一不至于此，然慮患當慎其微，蚊穴之漬，寸炬之燃，九泥杯水之弗用，而滔天燎原之是憂，何見之不早。此時

聖心如山下之泉，初出之日，患爲泥沙雲霧所彰，混耳。願皇上于從容暇豫之際，莊敬自持，老成是倚，如有側媚澆

薄當先巧中者輕則降調重則貶竄庶幾

聖體清明

聖躬培養從此親信儒臣講明聖學堯舜之盛德大業基
于是矣臣所謂僻佞不可不預防者此也國有內閣之任
卽古宰相職也朝政之污隆世道之否泰萬姓之愁愉四
夷之叛服許相業者孰此以定殿最輔臣方從哲獨相七年
試請自省必不慊于獨知何惟于人言之踵至也

皇祖之朝動輒以無力回天自解當此

聖眷優隆言聽計從之日豈非輔臣得效時乎如近日中
旨傳宣益覺大拂公論群情猜疑咸謂票擬之內默寓傾

言官之心職以爲輔臣受

兩朝顧命無補澣之功而先行摧殘之術稍自愛惜不應如是臣不
敢苛求以傷

國體但願輔臣潔心滌慮開誠布公勿聽佞而仇直勿喜
靜而塞謬以精白事

明主以冲虛資僚友以至誠惻怛之精神疏通于宮府之間明開其善念而默寢其非幾以廣大蕩平之赤悃推于縉紳之腹融化其偏邪而令歸于中正以清介端嚴之風彩薰被于百司庶臣四海九州之人心變其貪競而盡還于恬靜將蠻夷慕義而獻琛反側稽頰而悔禍弼成中興

之上理爲中興之良佐。勒竹帛而光青史。是在輔臣一時。念間耳。不然瞬息之榮華易過于秋之衰鍼難逃。富貴可戀。名節亦可惜也。豈以輔臣之智而不見及此乎。臣所謂相業不可不更新者此也。中國制夷之策。不外勦禦兩端。勦非幸勝于一戰也。禦庭掃火。雪耻除克。而後勦之局始完。禦非要城以自守也。來則侮之使去。去則不敢復來。而後禦之局始完。今熊廷弼經略遼左。修築開濬。鼓舞堵截。是其一得。未可盡以爲非。借使調無用之兵。糜難處之餉。不至疲敝。固左以爲根本。憂遲之數年。未能成功于勦。亦可收效于禦。惜其志大才疎。氣高量褊。諸臣論列。業無判。

義奉

旨行勘無容再贅矣惟是臣所慮者經略更易之際乃敵人乘釁之時正宜聚精會神料理防禦而三臣竝出冠羣
絡繹文移旁午聚族而喧囂者是何奇正之策母乃懈軍士而長寇志乎說者謂功罪不可不明據臣愚見此時突
厥惟敵是求仰藉

九廟威靈削平有日不惟廷弼可從寬宥即楊鎬何妨未
減不然而蕩定無期變生意外不惟當局者莫逃悞國之
罪即旁觀者俱有胥溺之憂奈何于危難之場作此擾攘
之舉也今日急務宜令東應秦條上方略或能任勦或能

任舉用若干兵馬若干糧餉限若何年月結若何局而
廟堂之上再加審擇如不可用速宜精選才賢者另簡更
易勿貽將來之悔如果可用亦當寬其衝轡共爲供辦徐
觀後效之成願應泰精籌彼已速上方略今日之擔當即
後來之契券何不可早定也

二十四日丁卯歲鸞宮災

上諭閣臣曰皇五弟與諸公主見居姑勤宮與歲鸞相
隔甚遠已差人守護今歲鸞宮雖毀選侍李氏暨皇八
妹俱無恙特諭卿等知之

編修錢謙益復官

南臺御史傅宗臯奏曰仰惟

法宮達家
用樂之使
反取厭之
有無皆不可
懸斷輕
擬旨追令

大行皇帝英明踐祚政令一新旬月之間百廢俱起薄海内外相與歡暢鼓舞莫見太平悠久之治實孜孜矣詎虞抱疾數日迄於

不已不憚
無教子
先帝而且
有傳于國

藥悞

彌留遠邇臣民間報之日無不含悲飲泣追恨崔文昇用藥悞聖成思食其肉而寢其皮臣因是以細詳之謂崔文昇之悞藥爲無心耶何以調護有年不聞用藥悞事乃於先帝聖體偶恙之日悞投尅伐之劑遂至熙食俱廢肢體軟弱竟以淹延不起而又遍布流言謂

微臣謹言
一齊發
杜漸根
敬將之者
心勿發不
世以身身
老子追用

而目空列
薄安忍之
名此其心
良足深矣

先帝典居無節侍御蠱惑以圖蓋其悞藥之愆而大玷於
聖明之德無心者顧如是乎謂文昇爲有心耶

先帝仁聖早著恩澤周被即如置文昇於禁近慨然託以
玉體之重待之不爲不厚矣文昇何心遽忍爲此意者幾
微與竅之中別有爪牙幘結之奸造成一定不移之局或
并文昇之身而用之卒相推挾以至於是未可知也今文
文昇活口具在不可拷而問乎尤可異者

先帝長君踐祚

鄭貴妃以

皇祖宮嬪戀住在宮未聞迂避故違

皇祖家法內侍多先宜引避遺往

先帝御前沾沾以承奉爲名今查浹月以來所屢遣者何人所承奉者何物何以致

先帝於寢疾而崩殂而謂可脫然無與乎臣謂貴妃所遣承奉

先帝御前門監必有登記司禮監應爲查出與文昇一併勅下候三法司會司禮監閣部詞林卿寺科道逮付各犯俾之廷鞠根因分別正罪然後家法不失

國憲以明縱

先帝定數難移亦因是與衆通曉而毋留疑端於後世亦

目前吃緊一義也然茲事關係禮監方今掌印爲誰盧受見在何處決不宜以究處事屬之諺云投鼠忌器盧受通夷有據納賄有因若仍創席司禮藏身禁近將來潰敗決裂之禍益不可支蓋未有近侍敢輸國情於酋虜不致起羞戎於輦下者臣誠竊慮之也亟願

陛下速逮盧受併勅法司明正通夷罪狀並殲官府連結諸黨然後禁近可幸一清

國法漸以克振臣遠在留都不能盡知

按庭近態第就前後疏論事情有據者冒昧開陳一以正奸臣悞藥之誣一以明

祖宗內廷之法，一以清財賊逼近之奸，伏惟
皇上速付所司查行，庶官府政體從此朗於白日。
宗社萬世無疆之慶，自此益肇培之中外臣民咸加賴提
福之不淺矣。

御史馬逢、皇南御史李希孔、文章勑崔文昇用藥之故請
正典刑

十一月甲戌朔原任經畧今聽勘熊廷弼揭

揭云日來見馮道長疏要將臣逮下法司莫令奸臣脫網張道長疏要用

尚方與王督陽守諫并論魏掌科疏又舉出一裴逆榜極不可解之罪要逮至

閻廷如楊鑄例意其急急除奸問罪一得往達會勘之旨必朝聞

命而夕就道不俟駕行矣臣恐淹留關外爲人口實亟望山海趨發以便三公出閻行演及昨見兵科疏又

要收回

成命而爲之留行其若三公除奸問罪之意何察其留行大旨謂勘者卽言者就令勘得逼真臣必不服而其實不然原告被告例聽堂上處分臣以封疆大臣甘作被告以聽勘于三公之原告者誠降心以從也假使三公專主勘得恣行胸臆而高下其手萬無或不得已今同勘者有經畧撫按有部道府廳有總兵諸將軍民審一人有一人曰訶勘一處有一處結狀經一官有一官勘語俱當一一奏聞三公不得而增損一字也卽與撫按會稿具覆而撫按本心外惡與論亦不肯以他

方徇三公而聽其輕舉筆也誠如是而逼真也不敢不服
敢不相下臣意氣雖頗經營久定卽奴僕扶衆情強逼
處極顛而藩奉諸將自能應禦真瑕無隙無可憂也七
入九十月分最緊急過此數月至十一十二月冰凍旆
公是其緩時道將精神儘能照管不至驚亂也若謂臣
之功罪爲小而封疆之關係爲大則又消其旨矣使功
罪而無關于封疆也爲用勘正惟關係封疆也勘而是
職守有所持循勘而北當事亟圖改正勘而功則寬臣
以安衆勘而罪則處臣以怠衆如分功罪封疆以爲兩
是欲勘臣于封疆外也或謂臣實勞顯績彰彰然在地
方中也無可勘者而無持以歸甚不便故三公不敢來
者然而來固無妨也昧心違公論以徇科道計承勘者
不肯爲而姑作諭停語回護于其下以存科道之微而
或其不免者况言官有風聞奏事之例卽說謑欺貳誣
吾害賢而有此四字足以蓋之當今之世誰敢向兩衙
門問妄言之罪而又何縮縮于來勘之一行哉謑揭此
爲三公勘駕附經畧熊廷弼利與姚閔科一書誠悔
得罪之深不欲發抄以存難道今見問科辭揭謂以不行
薦薦來問罪經略何巧而文也乃補發抄與海內共見
之至于揭中語意自有遼東顯然勞績在閱科漢說破

口無益也。書云：自台駕入關後，每分疎薄，見外于有道。日遠，每日隔坐成乖忤。年來責重罪重，勞深怨深，一切罪矣。有無虛實，流布國中者，無不由盡其致。而昨者大疏猶止，罷括其辭，以示薄規，此厚道也。愧之感之，念愚拙不移，所以開罪于臺下者，良非一事。追維懊悔，亦復何及。茲欲一一求讞于左右，未審許否。夫閩視之役，爲舊兵舊餉，而按院閱疏，纔上則無庸閥，爲新兵新餉，而經撫道將兵馬俱初至，亦無庸閥。然而必于閱者，借題目下補科之。

命而圖用，夷攻夷以博奇功，此中外所明也。當其屢催不下，或謂不俟他疏，留中獨于臣疏，輒報若准，閱視下，可爲他日同心共事。不俟恐違十年九牧之旨，未敢從及至遼，而台札亦以訪問西虜，侵鄆朝鮮，大疏言之，易于得旨見憤而不俟，又未及從時，催撫院連上催疏，而臺下亦受事，亦連疏稱獎以報其賜，不俟懶省無繇也。此不俟之罪也。去秋八月初到，忙亂，每奏報必送書揭，閩札書多言訪問金白子姓，稍力意急，欲取指之了，而愚不甚見慨，每向人云：經畧自視太高，不肯用人言，及查來

善矣無之

俱而殊也

此遺憾不

一失不

能會此不佞之罪也。用夷一事，地方屢求虎齒不理，及差取別鎮往憩營講事，竊恐遊擊命官一有他虞，動關國體，不敢不忠言商確，何意遂逆尊旨，致以擅遣屑屑是辨，雖日後無從下手，平白送四千金與處，結訪問之局，而徒惹夷使一場之侮辱，心思不佞當日言爲不謬而出關乘輿之初，不宜直遽以阻其趨，此又不佞之罪也。台意本不在閱，而強求實閱，本不欲東，而屢促遇東第知委查之事，河西少，河東多，河西輕，河東重，河西緩，河東急，當駐札河東，就便待查，而竟忘河西，且急河東危且緩也。旅言卽次委欠體帖，初望台駕久駐遼地，細將兵馬點閱以信三等挑選之微，乃發費各營路一畊，而草草以完虛套，始悔從前所檄求實閱者，全不悅人意，此又不佞之罪也。楊萬鵬之批，原從舊守道起念，聞台大怒，費撫院調停，如許始解。熊錦楊于渭誠不難，聽台劾以悅一贊盡老師之意，而天理人心，實過不得。張昌胤、柯汝棟原爲公道，憐才求免，敢有私執，允用將領各道開報，仰府廳具難作准，况跟隨游棍訪查，哄騙如何可任，自謂于此頗有救正，而反疑爲把持，每與人書，輒云有所懲，不敢蹈專擅之罪，而竟爲此忿而不薦，此又擅不佞之罪也。往督撫于閔兵使者，卑辭厚禮。

阿意曲從，惟恐一失長者懷而不佞。獨事事據臺下，竟宜其不受而遂至于此。然而爲地方，一以主張發揚，固自可諒。乃擅舉罪過，增添慄託之微言，形之願奏，窮工極巧，無所不至，何相報之過也。

朝廷半塊殘破疆土，付不佞而與之保全，以無虧，不佞以一付完全身子，報

朝廷而爲之消亡，其大半遼已之亡而復存，不佞且之生而致死。天地鬼神，實其憐鑒，卽爲臺下所抹殺，因而鼓煽，爲衆口所銷鑠，而一段勞苦公案，亦遂永遠在私裏，固無憾。若臺下出關，一應公私舉動，自知亦甚審，倘據道理爲責備，指事實以數陳，豈遂無以復臺下者，而不佞不欲言也。惟畧述其所以開罪于臺下者，一一識。

悔以祈禳解如此而已矣。肩罪唐突，惶恐惶恐。

禮科周希令陳十二要，一惕已事，二諭相職，三斷詔旨，四別批答，五親典禮，六公賞罰，七彙奏疏，八宜和衷，九慎保舉，十飭京營，十一責成閥邊，十二增廣武舉。

禮科李若珪言天氣尚未嚴寒講席不宜早撤不聽
吏部都察院接出

聖諭近來大臣紛紛求去屢旨慰留通不遵承成何國體
朕營精新政方倚任老成且卿等侍

先帝憑几言猶在耳豈可恝然大臣愛君體國道固如是
乎尚書周嘉謨李汝華都着卽出視事毋得瀆陳有蹈不
敬其言官論事亦當爲朝廷愛惜老成無得任意雌黃至
隱諷微詞猶非入告之體以後章奏宜明白簡易指事直
陳毋得故爲含糊致人猜忖熒惑聽聞爾部院傳諭大小
各官協恭和衷共修職業以佐朕平明之治故諭

經畧熊廷弼交代疏曰蒙

天恩允放回籍聽勘又蒙

旨着令新經臣袁應泰刻期到任管事而臣可以交代行矣但往日交代止于交付印信令旗令牌冊卷等項一咨牒足以了事而今日交代則臺省諸臣參臣以破壞遼遺他人欲勒臣于關外自裁者既欲逐臣去又恐去後事體難料而臣始不得不將應代事情一一清之于

皇上與新經臣交付明白立案而去矣去秋遼陽以北棄城而逃遼陽孤城而今日自瀋東以南不但本城逃者復歸而開鐵蒲河以南不知日集幾許各處客商增來幾許

此交代之人民也。清撫聞鐵蒲、伊汎等城，咸爲賊陷，或致自棄，雖未遠復，而瀋陽棄城也。今復守奉集棄城也。今復守寬凌瀋陽長永寬奠，皆棄城也。今皆復守，而遼陽無論也。此交代之城堡也。去秋遼城止弱馬兵四五千人，虜兵萬人，瀋陽戍兵萬餘人，今援兵募兵計十三萬，各堡漸有屯集，各城漸有設防，此交代之兵馬也。海運乍貢車牛夫使催趨置辦，皆足供餽新餉與。臣毫不相干。昨據餉司揭報，自臣去年八月起，今年九月終止，通共主客官兵、科糧，并公費等銀，止用過二百三十一萬餘兩，兩府廳報本色米草，止用過一千百餘萬石，不知一年虛糜八百萬兩之說。

是從何來。經畧徑于錢糧舊管安賞欽賞功優恤各存
剩銀一十二萬二千有奇新收職帶來犒賞閱科助修敵
臺開原道募兵存剩地方輸助紙贖寄收南戶部等衙門
輸助并三次欽賞內除一百萬內分去餉銀六十萬兩九
邊餉賞三十萬內分去十二萬聽撫臣分賞額軍外共計
一百十八萬四千有奇以上管收之兩項通共一百三十一
萬七千有奇職與撫按關臣陸續支賞開除過四十一萬
一千有奇爲新經臣犒賞之用俱問監軍道管糧廳細冊
存照而臣亦未嘗虛糜也此交代之錢糧也各色軍器除
疏請內庫答計各邊不計外打造過滅虜大砲重二百斤

巴上者以數百位計，百斤七尺，長斤以數百位計，百斤砲以千計，三眼銃、鳥銃以七千餘計，盔甲胸包臂手甲梁以四萬五千餘計，戰車以四千二百餘計，鎗刀鎗叉以二萬四千餘計，鐵箭大箭以四十一萬餘計，弓以五千餘計，鋸鎗斧鎗以九千餘計，鋼輪火人火馬火罐萬餘枚，砲以十萬，釘攝牌、遁刺馬鎗等項無算，皆詳具各司營細冊中，而職不能悉數也。此交代之器械也。自丁家泊斬捕西虜，而秒花三十營，不敢入犯，自長勇臺撫綏，兎二十四營，而東西合謀入犯否，不知是閭臣姚宗文五萬出關，四十遺

憲之力抑職猶庶之力也此交代之西虜也去秋九月奴賊立欲犯遼陽臣親往撫順指點山川佯示進取而賊又畏不敢出四五月間臣親督兵馬濬奉修守以備賊賊亦懼甚悉撤掠東邊反老寨諸夷于新寨合力拒守防我進勦頃者捨掠棄餘村屯糧食乃窮寇坐守救死之計奪取遼陽已絕口不道欲攻瀋東又畏我砲車打擊計惟待我進勦背城借一而賊亦情見計屈矣此交代之奴賊也然而其大景也何一件而非職大聲疾呼爭口鬪氣所得來何一事而非職廢寢忘食吐血嘔肝所幹辦何一處而非職身親脚到口籌手畫所親授一切地方極繁極重極難事

吉凶有此
是君子甲
吉不無可
叔

體有邊才數年經營不定者一年而當之而為臣者亦難矣一時綱紀釐陳局勢漸定天時人事亦似有為之好機括惟只將懦將庸兵弱兵少八字不得湊手顧臣私與各道議曰誠使將勇以智兵強且多自當建大將旗鼓整衆一剪賊擒王滅此後食今兵將既未可以與此便當尋一用懦用弱用少法與賊對壘相持漸進逼而別從他道搗築以殺其勢而亂其心可坐而困也七月曾遣監軍道高出親往瀋奉與諸將帥密議今冬揚兵撫順以張其勢明春移瀋奉及各兵六七萬札三大營于撫順城下衛以戰車環以木城對賊五六十里彼此相持勿輕動別遣毛浙

名兵出覓援，川上各兵出清河，入搗勦。此兩處賊無重兵，可衝行無阻。而後豎招降之旗，懸擒賊之賞，不出一兩月間，必有內應而起者。一應軍中箱柵帳鋪，鍋口斧鎚繩釘之類，已倣諸將秘辦停當，卽上城不能遽築，僅用木城亦檄諭每軍砍木一根聽候各道謂今冬宜進者，職謂冬寒軍士蒙露，冰雪苦寒，當俟春暖，且此時賊而有食，度明年四五月必盡。有謂先出招降榜文者，職謂人情不逼急則不降，我兵不臨邊則不急，縱使降而我無以應，倘爲賊所覺察，反以阻其歸順，又有謂今冬當出覓援者，職謂不以重兵綏撫順賊，猶得分兵東應也。賊中部落無食無鹽無布，

又搬運木石，包築山城，甚苦。頃又縮新寨十數里，另起一
城，而諸夷甚怨之。若我有舉動，勢必內潰，然職向不欲明
言，以俟中外之應援速。臺省之催戰，今到此地位，不得不
言，而猶非臣做出纏說初意也。然撫順之相持，自守其所
不能攻，別道之夾搗，攻其所不能守，卽明言亦不妨者，新
經臣到遼陽時，臣亦細細商說，頗首肯而不以此爲謬。此
又交代之方畧也。人家有盜，刲火燒者，垣牆屋壁，什物財
帛，僕僕焚掠罄盡，其主人東奔西乞，操作攻苦，揜支成一
家，當亦欲自己受用，無奈宅不安，人嘗生疾病，又爲官訟
誣繩，而欲陷之歟，自不得不含之而他適。如臣今者實類

母乃有滿心

臣

于是河東地方係臣重畱殘遼家當係臣新造豈不願自
收其成無奈禍過災生勞債成病既爲二豎所逼而懿宗
文又爲劉國縉等內主鼓煽諸臣百方傾陷爲奴首效驅
除首办雖欲不蒙勘而去亦焉可得哉趙充國曰兵戎國
之大事老臣何嫌伐一時之同不爲

陛下明言今日之事軍民不得言同事畏不敢言職不言
諸臣必真謂遼破壞愈荒張亂嚷阻制後來不得行事臣
願諸臣勿以破壞爲他人慮也乃若臣爲他人慮則有之
年來

廟堂議論全不言軍中情實而第憑塘賊報緩急以爲說

前冬去春，賊以冰雪稍緩，輒閑然言師老財匱，馬上催戰，及敗，又愀然噤口，不敢道一戰字。比見職收拾纔定，而愀然者又復閑然急急責戰矣。畢竟矮人觀場，有何真見？竊謂一盤殘局，敗已至此，何可輕下劫着？如向前漸逼之法，雖武侯復起，不易臣言。幸聽臣言，無輒催促而謂敗兵之將不可語勇，如進兵撫順、清河、定築土城爲二三年之計，前議木城，乃遞捨其外以修築，而非其恃也。築城定須用軍士，勿以臣爲戒。若又言軍只修工，不殺城，則順必不可據，賊必不受偏。雖守藩奉十年何益？此臣之所爲新經臣慮也。今之兵馬多不中用，且少不足以用，乃臺省言再不可。

以徵調空諸邊兵不可一日不用則餉不可一日不備乃
臺省又言再不可騷費空海內信如斯言恐他日徵調更
多騷費更大遼必喪亡者之手戶部新納銀兩當應時給
發兵部馬價案蒙工部器械打造各銀兩尚設法區處若
仍前咨計不理如工部不言不諳僅批咨回兩字以相復
悠悠秦越遼必喪于各部之手如兵餉必不可再徵銀兩
必不爲處給戶兵工三部臺省諸臣當責狀存案毋徒以
失悞專罪經畧此又職之所爲新經臣慮也一切調發定
須查例往節制各省鎮得從便挑選精銳以禦實用鎮道
諸將有故抽老弱抗違不遵者卽以白簡從事該督撫不

得護庇以至器械甲仗馬匹軍役之類皆得惟吾所謂而無不如意庶不掣肘前典樞臣黃嘉善言善謂各鎮有尚書者侍郎豈有節制尚書之理聞之但發一笑若自固其權而不予經畧專靠該部但發一咨出門便了已事各省鎮但推老弱出境便了已事職謂再調十八萬亦不中用良非虛語此又職之所爲新經臣慮也年來用杜松用李如柏李如楨裁巡撫添巡撫起贊畫用閔升議督護何非臺省所建何嘗有一效地方事常聽地方官爲之彼旣處凶地着重擔自能區處停妥幹辦緊急何用拾帖括語徒亂人意而一不從輒艴然怒謂人則慎若爲同年如貌追

身敗而不
任其咎恐
古來亦無
此法論斯
舛矣

央保舉不遂而輒參人以快憤老成如此更覺新奇至于
領兵出口遠制僨師自是大將之罪而必望經略以死古
來文臣領兵而失利頗多並未見行此法至于零碎損掠
有無隱匿自是道將之事猶不可爲經略過求者若此後
議論不省文墨不寬則經略必無所措其手足此又臣之
所爲新經略與封疆并國家爲慮也伏乞

勑下兵部將臣疏立案仍將臣所慮事宜着

令該部議覆以便新經略展布此亦臣去後無已之思也
所有原領

勅書符驗理宜繳還乞卽

卷之三

查收

給事忠世揚遇災陳言曰邇者天心仁愛災毀一號殿
之嘵驚宮勢甚可畏竊思

皇上登極旬日有異氣闢日之異滿朝臣子相顧錯愕然
未有言之者蓋以天心正眷

聖德方新變出偶然不當遽以危詞動

聖聽曾幾何時而火災又見告矣臣愚昧敢一言以俾上
下交修之實則爵賞之當裁也、黨禁之當閒也、冗官之當
議也、武備之當修也、民窮之當念也、

皇祖

先帝相繼算天

皇上應運嗣服爲人臣子喜痛並切竭力從事自是本等職分而叨恩踰涯如方從哲人言以爲噴噴何物禮臣又當鼎茲異數也說者曰夜半宜麻已成故事何獨于孫如游疑之則一悞再悞臣有餘愧焉如游生平固無大過當此非分之獲卽宜懇辭求去乃戀戀大物聽從哲秘傳借

皇上頒曆冠婚大典微

特旨以爲進身之符多見其不知量而暗于大道矣古有遇災策免三公之事此正其時也而名器可不惜歟年來

憲禁

剪除異已百計排擯有指之爲東林之黨而處之者有變而爲西北之黨以處之者又有目之爲

東朝之黨而處之者夫言東林則東林耳何必借事于西北言西北則西北耳何必發難于

東朝、仇視

君父芥視縉紳若高攀龍劉宗周孫居相劉策王之采陞大受等草木朽枯迄不見用則輿論之所以憤憤不平也聖朝無棄人何昭曠之途不可其游而領旨無已時乎國家多故非官之忠而官不盡職之爲可患也巧用人而拙程材客持議而疎課績至此時蠹亂不勝言矣劉國縉

之贊軍畫，以虛軍冒實糧，所謂無益而反害之者也。卽徐光啓素負經濟，竟以當事者處置失宜，練兵未成，道遙長，安道上且賛員視之而又以添一海運使無濟于轉輸，徒滋其煩擾，是亦不可以已乎？奴酋犯順三年于茲矣，言策者欲爲取勝于廟堂，而言力者未能決戰于原野，終日言兵，兵不足，終日言備，備不足，終日言道將，道將不足，遂竭天下之精兵，聚之遼陽，曠日持久，爲自守計，庶幾其微天下之幸，以保有殘土乎？而廣寧而山海，而薊鎮，何處不當宿重兵，何處不當有重將，乃于京師根本之地，不一加意，令陰巧險猾之許弘綱大司戎政，將以十二營爲委曲徇

人之資敗且立見而武備何時可修也遼難一日未平加
派一日不已哀我軍人竭力以事公家之急而不肖有司
因之爲利焉見年而爲逾年之徵地不論肥瘠糧不論遠
近、年不論豐歉丁不論有亾槩立科條肆行督責夫民也
父母妻子長保而能不相率爲亂乎薪盡而火滅木實而
蠹枝葉隨之是可不爲之寒心臣言之止此矣願

皇上當此多難之時深思開國之道勵精圖治以養天和
諭令閣部科道等官公忠體

國母聞倅門隱伏其情自處子可議毋塞賢路願飭其辭
示人以可疑母矯衆非而咨獨是母勤遠畧而忘近憂將

見政本清壅塞通內外皆師師濟濟之選順治威嚴次第奏效何殷憂之不可以啟

聖而災異之不化爲吉祥乎

九廟神靈實式憑之而

先帝默祐感格又在尋常之外矣

命兵科朱童蒙往遼東會勘熊廷弼功罪

南御史李希孔糾閩科疏曰方今縣寓之內多未安堵而憂壘卵者無大于東事調兵徵餉所在騷然此一時也蒙神宗皇帝特起熊廷弼于田間不次之擢不御之權繇牙史而躡躋經略

賜劍上方游加卿試從來臣子之遭逢莫盛焉不虞延彌之負乘儕輶一至此也蓋其傲視高趾獨智予雄羣策羣力傲屈失筭于是僉志益驕虜騎紛馳殺掠時告蹠蹠之餘陰晦之夕厲魄吞冤燐鬼哨聚戎索日乘邊計日短青瑣織斧之臣熟膽豎髮白簡霜飛前後臚列殆無剩吻

皇上赫然震怒擇遣風力科臣往勘竊計廷弼曩者之罪狀耶昭早懸之衆目且夕之罪案凜凜將著之冊書臣可無庸再贅添蛇足者獨恨陰奸閩臣嫌宗文府與閩客久蒙莫發臣靜觀旁覲傷心結臆居代謝稽已稔而竟未見有啓半稟一爲

皇上陳說者臣心慙慙不能自安幸叨南臺之選解解原
非越俎請質言而縷數之可乎人言宗文生平詐僞蓋母
神妖雲翻雨覆鱗甲滿體一切窮奇臣皆不問只就閱視
而言夫疆圉之任畀之經臣監察之柄畀之按臣而復添
設閥外偶尊分席且以踞于其上寵靈之任使廻溢尋常
擔荷之烜赫倍難報稱爲宗文者飲冰在念當何如綜核
何如詳慎庶幾不辱

皇上之簡命爛然有光于任使而宗文之意何如也逐擅
之嗜谿壑難填巧借閱視急徵補科之命而謄落于出關
慘怛了事有如遊子之急急赴家者焉又借閱視捷取清

卿之轉而計精于鑽、完備于依人、有如賤商之孜孜登龍者焉。臣邇其事之日、一味含糊、渾身躲閃、掣瓶之智幾何。

坐井之窺不廣、以夷攻夷之策、有何勞盡、盡得虎愁之要、領否金白之裔、有何下落、果得亡夷之種類否、四千之金、浪而擲之于虜冗、反開其凌侮、夫靡而廢之、不惜其逝波、還而按之、復茫如捉影、如此等畫、果其合于欲取固與、投桃引瓊之妙否、此猶其小者也、最可恨者、主事劉國縉、主用遼人事、事決裂、遼廣之恨、不啻入骨髓矣、而挺身護法、絕無一字之推敲、豈非背公之私黨、自暴賣國之隱衷、與周永春干沒遼餉、紛紛破昌、道路之口、亦旣講潤翻矣、而

竭力周旋更多危言之棗列豈非首尾牽制不禁滌罪之厚顏若乃迷心失性如昏如醉不可解者復三事披甲荷戈垂二十萬一日而畢毋論技長之參錯工拙之懸殊咄嗟之間勢難精核今置宗文于前徒使之按籍呼名從朝至暮大約僅料萬人而義御已入虞淵餘多許將若之何中外杞憂斷斷訝邊儲之虛掛尾閭易洩漏危莫俱此何等時何等事而容草草作孟浪者且何以詳于河西而獨略于河東也一不可解當其報命謂宜米鹽細瑣鑿鑿入告諸弁或功或罪功不蔽其罪罪不蔽其功士卒或勇或懦或強勇而易以折或雖懦而尚可鼓器械或利或鎧或

利鉗之相讖。城池爲金爲湯。或且爲復墮。若帶若礪。而不可恃。諸如此類。蔽無一語。及見諸臣彈劾。廷弼膚無完矣。竊望傍惶。懼將自及。始乃微答數語。且復巧托處鋸。而謂明轉之後。太常之班。非慷慨論列之時。夫太常不可譁譁。前此在閭。誰禁之。而使不言。當言時既不能言。不當言時又不可言。閭視之遣。母乃爲駢爲狡。真濫竽者乎。二不可解。一切錢糧。有無虛耗。不清刷。是何主意。抑有別腸。及見計臣之駁查。復之曰。吾未有戶曹之欵。不知所對。是宗文不能往閭。戶曹乃代爲之。任重甲厚顏。面孔羞澁。何以見人。有如戶曹不結宗文。欣然得計。將終不報乎。誰司閭視。

而模稜若是三不可解。又最可嘆者廷弼自知有罪，百圖解免，計無復之，彊臺省糾參公疏，盡卸之宗文，坐爲鼓煽挑激，宗文股慄、嗁嗁致辨、推而遠之，惟恐粘着，嗟嗟廷弼愚矣。臺省自臺省，宗文自宗文，臺省未嘗假宗文爲發縱之主，廷弼何得借宗文爲護身之符也。宗文亦愚也。廷弼自有廷弼之案，宗文自有宗文之案，經畧之奉作何緣故，閭視之奸狀，無計求寬，亦不得援經畧之罪狀相掩也。比來公忠發憤，多爲此一方聚訟盈廷，幾傷國體，而後倅得另遣科臣往勘之，青職每評之，遼事之爭，廷弼誠局中之罪咎，宗文豈局外之等閒？前日之閱，閱遼事也，而閱廷弼。

亦在其心。今日之勘，勘廷弼也。而勘宗文，已寓于內。假令宗文前日之間，黜陟功過，判若列眉。何至復煩今日之勘？既有今日之勘，繇無事而之有事，恬謐而致牽騷，又何取於前日之間？附上行私，宿奸養亂，疆場之隱蔽滋紛，朋黨之葛藤不了，誰間厲階？宗文可勝誅耶？總之年來賞罰不明，是非倒置，卽如撫臣專制一鎮，而失事始禍之李維翰，不從逮繫之科，總督專制薊遼，而犯頭鼠竄之汪可受，不聞貶削之律。國法安得不弛？公論安得不鬱？今若再置宗文，不一按核其罪，異時有事尤而效之，富貴非惡，誰肯孤行介意？矢公司直挺然爲縣官，任勞任怨，備緩急者，而國家

尚可爲哉。御史言事，例得風聞，乃職此疏，一一皆從宗文
身上行事拈出，或屬通因之耳目，共見共聞，或就宗文之
奏牘，自吐自露，薄加指點，卽揭日月，單詞隻語，並非分外
假借粧飾，而小人之肺肝，全然托出于斯矣。伏乞

皇上卽勅部院從公查核，如果職言不謬，卽將姚宗文立
賜罷斥，以爲人臣陰險不忠，欺君悞國之戒，職獨犯新鋒，
自知不免，然蒙

聖恩拔置南臺，思以此身報塞，竟無所避，惟

皇上省覽施行。

是時糾宗文者，升臣毛士龍，則有同舟抵牾之譖，臺臣
方秉彝，則有當局不言之譖，王允成一疏再疏，而又繼

之以發揚、炳若照燭。李希凡一疏再疏，至于三疏。廣明一疏，奸詙甲乙，讒敵名選，唐弁阻抑，考選諸罪狀，不遺一毫。公既至京，後二疏成，心坎發可無錄。以志推厚之道，給事中趙時用奏曰臣。

惟國事之是，非利害，不壅于上聞。

而廟謨之決，計割分無患于下阻者，皆資于議論。然有壅之而不聞，聞之而實壅，求其下之無阻而勢不得不阻者，亦此議論爲之。夫議論何常哉，要在持論者就目前之緊要，施對症之針砭。或急或緩，當輕當重，宜唱宜和，可闇可休，毫不參以成心，而

廟堂之上，秉至公至虛爲之斟酌，庶幾可以定國是，而羣情無所掩。若今之時事，有議論已定，而不必追尋者，門戶

之說是也。年來之搶攘不休，既已兩受其敗。今日之喘息方定，豈可再觸其狂？非但不可張之口，唉亦且不可留之胸中。若有分別彼此之心，必且復激玄黃之戰。黨之一字爲害萬端，有議論未定而不當爭鬭者，勘遼之事是也。善戰固先自守，長守便須用奇。以去年之瀋陽棄而復守，遼城危而幸安，不可謂經臣無勞。若今歲之杜屯明明殘破，軍馬明明損折，豈可謂言出于虛誣？總之無謀之守不足以遏強夷，或以前日之勞不足以澈後罪。但平其氣，一勘自明，有緩之實急而不可不議，行者屯田之利是也。太倉之罄已懸，加派之法難繼，若不驅荷戈之士自耕自食，則

必使轉餉之民愈困愈窮，及今講求，猶慮其晚，非實任者
何以舉行。急之實緩而不可不議，精者練兵之制是也。但
說練兵，何曾得手。京營惟知呐喊放砲，邊士無一衝破鋒
敵。如奴酋之羣醜計不過五六萬，而藩奉之屯聚亦儘可
以相當，然此嘗至于負怯而不敢往。彼且恃強而敢數來，
若使訓練扶戰，何以縮忸不前。有至重大而當執其敵者，
郊廟之禮是也。陟降對越，乃饗帝尊祖之精誠所通，而必
躬必親，猶

新主肇稱之殷禮當舉。若必在袞經之中，未可遂行郊祀。
則安有爲天之子，必待卽吉之處，一有寬假，百事凌夷，舉

朝歷諫事，豈嫌觸有至鄙、至污，而不可寬其議者？禮碑之入閣是也。爰立必繇，會推賓綠，終是倖徑。孫如游，素無品望，不應驟躡揆階。若使半夜之卦封，遂爾亂顏就列，則是枚卜之大典，可以聽人搜取，非裂其麻，何以勵職？此皆議者之事，爲臣輩所職掌，持其見而進之于

妙語沁心

廟堂，至參密勿而主持議論者，則輔臣事也。輔臣雖賢，必不能外臺諫而採公議。臺諫卽素望輔臣，亦必不求多于公議之外。首輔既杜門請告，則新參二臣，自當力肩其任。二輔初任，時人頗想望其丰采，乃近日有數事，不無模稜與外議相齟齬，甚且以票擬之權移之于中官，人見其坐

見切新聲

失職掌不肯力爭遂有交通之議二輔于名節當不致其然亦不可不防其漸而亟收之也以

皇上冲齡中外構疑之日惟是輔臣是賴籍云輔臣能盡其職掌以爲主權重臺諫諸臣各效其議以左右匡扶而爲輔臣重大小秉忠物議不譏則

國是自然盡一而太平不難力致伏望

皇上責成二輔使其每事秉公奏聞而

皇上亦宜虛衷聽納無以內批爲慣嘗臣輩亦得矢忠于聖朝也

尚書黃克纘奏略曰臣法官也欲以法杖人必使其罪皆

麗于法。彼方無詞。今姜昇鄭穩。山劉尚禮不持一物。劉遜
拾得珠結還與。選侍而與王永福姚進忠手持寶者。駢
首就戮。得無失輕重之別乎。若曰。李選侍事。

聖母不恭遇

皇上失禮其下人不可輕恕。則臣願

皇上爲

先帝優容之。蓋父母之恩。猶天地也。履后土。則思母德。戴
皇天。則思父恩。仁人孝子之用心。固宜如此。然

先帝欲冊封選侍爲貴妃。其匣中。袱中之物。安知無出于
先帝所賜者乎。以是而重不人之罪。

先帝在天之靈必有愀然不樂者矣。臣願
皇上之深思之也。

上曰朕初登大寶刑政豈不遵守成法昨因內犯王永福
擬罪第減當日移宮朕隨差管事人等護送各有轎乘該
部如何輕聽姜昇等一面脫罪之詞不知昇等平日罪狀
多端今雖加斬未盡其辜姜昇等遵前旨各斬該部再不
必瀆陳克續又上言曰臣于問擬王永福一招有擬克淨
革者四人乞弘

恩貸此其中亦自有故是日因移宮而盜珠寶者八人監
獄二人擬斬二人充淨軍四人臣謂此亦足以正法矣所

欲邀恩于

皇上者推廣

先帝之遺愛付之不治勿過怒其下人故有履后土而戴
皇天之語蓋以父母並尊事有出于念母之誠而迹有涉
于忘父之過者必委曲周全使渾然無迹方爲大孝此臣
區區之愚心也

上曰卿委曲周全欲朕渾然無迹朕豈欲以迹彰之今內
外本無事因盜犯而多事卿非黨李氏之人而逞詞偏執
不顧君父者信有之昨朕諭傳豈得已哉卿宜安心供職
不必疑慮

試御史方震孺奏曰宇內蕭然景象以爲郡邑如是而都鄙復然以爲城市如是而村屯復然凡父老相聚必日三十年前繁盛今漸不如矣思我

國家深仁厚澤超絕萬古二百餘年民不知兵謂宜生養休息與日俱盛而乃云漸不如前其故何也或者水旱頻仍民不堪命其虛實凶豐然不盡苦陽侯之波祝融之焰也或者謂民實淫巧自致耗損而其實奢者自奢朴者自朴不盡皆輕衫花袖雕鏤器工也然則百姓何以日窮亦曰天下貪吏多而懲貪之法紀疎耳臣請得以細數之一

邑佐貳二三員各有職掌司捕者以捕爲外府牧糧者以

糧爲外府清軍者以軍爲外府其形驅勢迫卽緣林之橐
何以加焉然此猶其渺小者耳稍上而爲長吏則有罰穀
有美餘曰吾以備朝京之需吾以備考滿之用上言之
不諱下聞之不驚雖能自洗刷者多而拘于常例者不盡
無也然此猶其渺小者耳又上之而爲方而歲節則有獻
生辰則有賀不謀而集相向而來尋常之套數不足以獻
芳方外之珍奇始足以下點雖能自洗刷者固多而拘于
常例者不盡無也蕭然而來滿載而去計其所載者非其
携之于家歸之子孫又非鬼輸神運總皆百姓之脂膏又
窮百姓賣兒賣女而得之耳總之如是而安得不日剝日

銓司撫按

九原力也
恐未然耳

削以至於盡也。所恃以穩貪夫之魄，而消官腹之饑。惟朝廷三尺是賴，而銓司之考成止于罷職。撫按之彈治，極於爲民夫携有餘之金錢，高田廣宅，歌兒舞女，肥肉大酒，彼亦何所不愉快，而需此匏瓦之進賢乎？又况乎漏網于奉舟官，高於金鑄，間有二三孤寒清苦，獨嚼菜根者，又未見有十道徵書，九遷異數，或因而益其困頓，而銅山金光之子，乃相率而嘆其計拙，嘆其命窮，顧影自憐，撫心誰賞，廉吏安可爲，而貪吏安可不爲也？最可嘆者，撫按之白簡，臧私累累矣，而以一語結之曰文官非善處猶可大失，曰甲科可惜，曰器使可用，曰末路可新，不思士之失節，猶女之失身，水之

銓司撫按

九原力也

恐未然耳

東也不可轉而西，絲之繡也不可轉而素。士君子已矢身，而彩筆雄文，何益毫髮。高科巍第，實玷班行，畢竟何器可使，何末路之可新乎。鑑部劣轉一番，僉巡驛遞等官，極其誅求，而真實剝民之肉，吸民之髓，則漠然不問，內不能別，季報歲報，遂爲不刊之章程，駢語薦語，總爲虛應之故事，斤斧未經鋤治，不易難成，法固然獨不思養猛虎于深山，俟期限既滿，恐毒吻之餘，斯人已無噍類矣。撫按之糾彈，其疎于外者如此，水鏡之持衡，其疎于內者，又如此。如是而百姓安得不窮，然則廉吏安可爲而貪吏安可不爲也。遠無論。

祖宗之朝人必奉法法必如人宇宙清朗斯民受福卽皇祖初政一錢若廢致屢

聖懷不須借芥規于異代也况

主上初冲人情易于因循法紀易于懈弛所宜勵精振刷又當何如者夫以

皇祖之初政事事嚴明江陵之相事事綜核而積漸所致猶化而爲賄賂之乾坤浸成一因疲之世界今若一以寬裕從事元氣未必培而濁氣先充塞于宇宙竊恐已倒之淪寧可問哉今天下寧無嚴暮夜四知而慎白日之一介如軒輓海瑞其人者曾不見有格外之超升寧無以阿堵

爲性命、視性命如草菅、如錢若賚其人者、曾不見有盡法之逮、遺資格一字。責如鐵壁銀山、公道一言、竟是土莧塵飯、吁可嘆也、可恨也、卽行取曠典、而九載理官、一塵不染之鄒維璉、尙爾棲身于畱署、京堂填滿、而三年學憲清標孤聳之鄒俊亦始掛籍于南藻、而軟滑無骨、晦默藏身、或占勝、以爲趨、一似形神之無主、乃取京卿如寄、勸懲未當、此烈士所以灰心、而穢夫所以滿志也、伏乞

皇上念吏治關民生、以激濁揚清爲今日第一義、內責銓司外責撫按、不問資格、不立限期、但有極清者、特擢一二、人以爲榜梯樣、極貪者立逮二三人、以爲覆車樣、亟將從

前姑息委數、一筆盡勾耳目一新、而又嚴諭在廷諸臣、肅然澄清、無容外吏得以借口。實庶幾吏民有起色乎？以今何事不苟且、何法不凌夷、卽如陷城墮將之遼撫、尚鼓腹而樂鄉閭、叱咤譖罵之經臣、又公然而過。

閣下當局不言之閱視、又安坐而享滿卿至若望三台而流涎忘萬里之其唾者、豈往後之彈章爲催官之吉兆、或以一日之黃扉、換舉朝之白眼考之此故實未經見、又何惟碌碌小臣弊端而逐臭也哉臣愚無所知識、凡一切培

養

聖朝嚴杜中旨、消異同之見助師濟之風諸臣言之已悉

無俟臣之贅陳、當見吏治日壞、民生日迫、故敢不避煩惱、謹效其區區如此、冒昧上聞、惟

聖明採擇。